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十九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

文苑三

陳克

吳淑

舒雅

黃夷簡

盧稹  
許洞附

謝炎

徐鉉

勾中正

曾致堯

刁衍

姚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陳越

陳充字若虛益州成都人家素豪盛少以聲酒自娛不  
樂從宦邑人敦迫赴舉至京師有名場屋間雍熙中天  
府禮部奏名皆為進士之冠廷試擢甲科釋褐孟州觀  
察推官就改掌書記會寇準薦其文學得召試授殿中  
丞出知明州入為太常博士直昭文館遷工部刑部員  
外郎久病告滿除籍真宗憐其貧病令致仕給半奉未  
幾病間守本官仍充職以久次遷兵部員外郎景德中

與趙安仁同知貢舉改工部刑部郎中大中祥符六年  
以足疾不任朝謁出權西京留守御史臺旋以本官分  
司卒年七十克詞學典贍唐牛僧儒著善惡無餘論言  
堯舜之善伯鯀之惡俱不能慶殃及其子充因作論以  
反之文多不載性曠達善談謔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  
上頗熟其名以疾故不登詞職臨終自為墓誌有集二  
十卷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仕吳至太子中允好

學多自繕寫書淑幼俊爽屬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見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滯義難於措詞者必命淑賦述以校書郎直內史江南平歸朝久不得調甚窮窘俄以近臣延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一日召對便殿出古碑一編令淑與呂文仲杜鎬讀之歷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始置祕閣以本官充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淑

分注成三十卷上之遷水部員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錄再遷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又州郡地理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何以傳令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

廣如指掌而斯在從之會詔詢禦戎之策淑抗疏請用古車戰法上覽之頗嘉其博學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淑性純靜好古詞學典雅初王師圍建業城中乏食里閭有與淑同宗者舉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即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時論多其義有集十卷善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餘條撰說文五義三卷又著江淮異人錄三卷祕閣閒談五卷子安節讓夷遵路皆進士及第遵路官至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



舒雅字子正久仕李氏江左平為將作監丞後充祕閣校理好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求出得知舒州仍賜金紫恬於榮宦州之潛山靈仙觀有神僊勝迹郡秩滿即請掌觀事東封就加主客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自樂時人美之卒年七十餘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父延樞為王審知從事甚被親遇嗣王延鈞以女妻之錢氏取福州署光祿卿夷簡少

孤好學有名於江東為錢惟治明州判官太平興國初  
隨錢俶來朝授檢校祕書少監元帥府掌書記賜以龍  
衣器幣鞍勒馬八年俶讓元帥改授夷簡淮海國王府  
判官雍熙四年俶改封許王出鎮南陽加夷簡倉部員  
外郎充許王府判官俶薨歸朝為考功員外郎累遷都  
官郎中掌名表人頗稱其得體至道二年上言浙右人  
無預館閣之職者因自陳嘗勸錢俶入朝詞甚懇激太  
宗憐之命直祕閣俄判吏部南曹咸平中召試翰林遷

光祿少卿初宰相張齊賢欲引夷簡與曾致堯並知制誥有急制值舍人出院即封除自命夷簡草之物議以為不可故但進秩而已景德中夷簡被病告滿二百日御史臺言當除籍真宗以其吳越舊僚有詞學且年老母在特命續其月廩大中祥符初遷祕書少監三年丁內艱上遣中使存問賻贈有加因請護母喪歸浙右許之且欲不絕其奉給特授檢校祕書監平江軍節度副使踰年卒年七十七夷簡喜談論善屬文尤工詩詠老

而不輟嘗攝鴻臚卿護許國長公主葬在道駙馬都尉  
魏咸信禮接甚薄夷簡銜之言於上云發引之日以錢  
三十千遺臣治裝不重王人若有輕國命之意臣拒不  
納上遣中使詰咸信咸信言夷簡始受命屢有求丐又  
獻挽詞以希賂遺臣皆不敢受以是為慊既而夷簡又  
貢歌詩一編大率譏咸信吝嗇且形於怨詛復言所未  
受三十千錢意欲索取真宗甚鄙之且不欲其詩歌流  
布於外命中書召夷簡對焚之士大夫以是薄其為人

浙右士之秀者又有盧稹謝炎許洞

盧稹字淑微杭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詩十二學屬文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師時徐鉉以宿儒為士子所宗覽稹文甚奇之為延譽於朝是年登進士第調補真定東鹿主簿至府值契丹圍城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

謝炎字化南蘇州嘉興人父崇禮泰寧軍掌書記炎慕

韓柳為文與盧稹齊名時謂之盧謝稹悞懦炎勁急反相厚善端拱初舉進士調補昭應主簿徙伊闕連知華容公安二縣卒年三十四集二十卷

許洞字洞天蘇州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致仕洞性疎雋幼時習弓矢擊刺之伎及長折節勵學尤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即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知節怒其狂狷不遜會洞輒用公錢奏除名歸吳中數年

日以酣飲為事嘗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數  
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酤數倍乃盡捐洞所負景德二年  
獻所撰虎鈴經二十卷應洞識韜畧運籌決勝科以負  
譴報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  
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主簿卒年四十二有集一百  
卷又著春秋釋幽五卷演玄十卷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不妄游處與韓  
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仕吳為校書郎又仕南唐李

昇父子試知制誥與宰相宋齊丘不協時有得軍中書檄者鉉及弟錯評其援引不當檄乃湯悅所作悅與齊丘誣鉉錯洩機事鉉坐貶泰州司戶掾錯貶為烏江尉俄復舊官時景命內臣車延規傳宏營屯田於楚州處事苛細人不堪命致盜賊羣起命鉉乘傳巡撫鉉至楚州奏罷屯田延規等懼逃罪鉉捕之急權近側目及捕得賊首即斬之不俟報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景徙鉉饒州俄召為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



景死事其子煜為禮部侍郎通署中書省事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贇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止令贇勿令東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艱江南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為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

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  
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為太子率更令  
太平興國初李昉獨直翰林鉉直學士院從征太原軍  
中書詔填委鉉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能之師還加  
給事中八年出為右散騎常侍遷左常侍淳化二年廬  
州女僧道安誣鉉姦私下吏道安坐不實抵罪鉉亦貶  
靜難行軍司馬初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  
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手

疏約束後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卒年七十六鉉無子門人鄭文寶護其喪至汴胡仲容歸其葬於南昌之西山鉉性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必如其請鉉精小學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司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說文序曰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輅載籍為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

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五帝之後改  
易殊體六國之勢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  
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  
文既變巧偽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  
亦不能復至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  
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  
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  
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之行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

然間出反以篆籀為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志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厯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獨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而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有宋膺運人文國典

粲然復興以為文字者六藝之本當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敢竭愚陋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列序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

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葉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為定庶幾學者有所適從焉錯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為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鉉序之曰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蒼頡摹鳥迹而文字之

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色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之  
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趨省古法一變字義浸  
譌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音博  
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千字字  
書精博莫過於是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鮒以三  
春之書皆為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  
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闕  
之論則其譌偽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



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格  
言斯在若草木魚鳥形聲相從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苟  
不折之以古義何足以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  
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  
中興斯學贊明許氏貞焉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為堙微  
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  
觚要資校閱而偏傍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  
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錯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

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觀錯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古訓以為別識其餘敷演有通釋五音凡十卷貽諸同志云鉉親為之篆鏤板以行於世錯字楚金四歲而孤母方教鉉未暇及錯能自知書李景見其文以為祕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年五十五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

嘆曰二陸不能及也鉉有文集三十卷質疑論若干卷  
所著稽神錄多出於其客蒯亮錯所著則有文集家傳  
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云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館於其相母昭裔  
之第昭裔奏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累為昭  
裔從事歸朝補曹州錄事參軍汜水令又為潞州錄事  
參軍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  
二年獻八體書太宗素聞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

館被詔詳定篇韻四年命副張洎為高麗加恩使還遷  
左贊善大夫改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  
太宗覽之嘉賞因問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  
條為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也時  
又命中正與著作佐郎吳鉉大理寺丞楊文學同撰定  
雍熙廣韻中正先以門類上進面賜緋魚俄加太常博  
士廣韻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元年改直  
昭文館三遷屯田郎中杜門守道以文翰為樂太宗神

主及謚寶篆文皆詔中正書之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中正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良久賜金紫命藏於祕閣時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五年卒年七十四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進士及第希仲太常博士蜀人又有孫逢吉林罕逢常為蜀國子毛詩博士檢校刊刻石經罕

亦善文字之學嘗著說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說刻石  
蜀中

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解褐  
符離主簿梁州錄事參軍三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祕  
書丞出為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  
一部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  
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所言刻薄不可行詔  
戒致堯毋擾俄徙知壽州轉太常博士致堯性剛率好

言事前後屢上章奏辭多激訐真宗即位遷主客員外郎判鹽鐵勾院張齊賢薦其材任詞職命翰林試制誥既而以興議未允而罷李繼遷擾西鄙靈武危急命張齊賢為涇原邠寧環慶等州經畧使選致堯為判官仍遷戶部員外郎既受命因抗疏自陳願不受章紱之賜詞旨狂躁詔御史府鞫其罪黜為黃州副使奪金紫未幾復舊官改吏部員外郎歷知秦泉蘇揚鄂五州大中祥符初遷禮部郎中坐知揚州日冒請一月奉降掌昇

州權酷轉戶部郎中五年卒年六十六致堯頗好纂錄  
所著有僊見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  
三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為臣要紀一十五篇子易從易  
占皆登進士第

刁衍字元賓昇州人父彥能仕南唐為昭武軍節度衍  
用蔭為祕書郎集賢校理衣五品服以文翰入侍甚被  
親昵李煜嘗令直清輝殿閱中外章奏金陵平從煜歸  
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屏居輦下者



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聖  
德頌獻之詔復本官出知睦州桐廬縣會詔羣臣言事  
行上諫刑書謂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  
禁止之巡檢使臣捕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  
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姦凶於四裔令遠方囚人盡歸  
京闕以配務役最非其宜且神臯勝地天子所居豈使  
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  
留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

紫宸之中非用刑法之處望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  
刑殿前引見司鉗鯨法具並赴御史臺廷尉之獄敕杖  
不以大小皆引赴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  
具禮監科以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或有犯劫盜亡命  
罪重者則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小民昧於刑憲逼於  
衣食偶然為惡義不及他被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減  
除其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生和氣無傷必臻上  
瑞再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

州上疏請定天下酒稅額修郡縣城隍條約牧宰除兩  
浙丁身錢禁汴水流屍凡五事俄知婺州遷國子博士  
會考校百官殿最衍被召以無過得知光州就改虞部  
員外郎轉運使狀其政績優詔嘉獎徙知廬州真宗即  
位遷比部員外郎嘗上疏曰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衆  
畜也治大器者執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  
原故至人謂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又曰帝  
王乘地而總萬物以用人也則知萬乘之尊一人之位

等天地之覆燾若日月之照臨可不慎思慮以安民繫  
慘舒而被物所以堯舜篤善道以垂化而民謂之所天  
桀紂懷凶德以害世而民謂之獨夫則君之於民善惡  
有如是之驗民之於君毀譽有如是之異陛下纂圖茲  
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進善以去惡避  
毀而求譽遵唐虞之治斥辛癸之亂私賞無及於小人  
私罰無施於君子任賢勿貳去邪無疑開諫諍之門塞  
讒佞之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無以春秋鼎盛而

耽於逸游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若太祖之勤儉  
若太宗之惠慈答天地敷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  
周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議擬也代還獻所著  
本說十卷得以本官充祕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為比部  
員外郎改直祕閣充崇文院檢討時杜鎬陳彭年並預  
檢討衍言此二人可專其任詔許解職判三司開拆司  
預修冊府元龜加主客郎中求領外任得知湖州轉刑  
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成授兵部郎

中入朝暴中風眩真宗遣使馳賜金丹已不救年六十  
九衍始仕李氏權勢甚盛父為藩帥家富於財被服飲  
膳極於侈靡歸宋以純澹夷雅知名於時恬於祿位善  
談笑喜暴奕交道敦篤士大夫多推重之子湛湜渭皆  
登進士第湛刑部郎中湜屯田員外渭太常博士湛子  
繹約天聖中並進士及第

姚鉉字寶之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  
褐大理評事知潭州湘鄉縣三遷殿中丞通判簡宣昇

三州淳化五年直史館侍宴內苑應制賦賞花釣魚詩  
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以獎之至道初遷  
太常丞充京西轉運使歷右正言右司諫河東轉運使  
俄上言曰伏見諸路官吏或彊明莅事惠愛及民者則  
必立條教除其煩擾然狡胥之輩非其所便候其罷官  
悉藏記籍害公蠹政莫甚於此禮云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又語曰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斯  
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欲望所在官吏有經畫

利濟事可長久者歲終書歷受代日錄付新官俾之遵  
守若事有灼然匪便聽上聞俟報改正詔從之咸平三  
年河決鄆州王陵埽東南注鉅野又淮西城中積水壞  
廬舍以鉉知州事徙州於汶陽鄉之高原委以營度許  
便宜從事工畢加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徙兩浙路鉉  
雋爽頗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事多矛盾映撫鉉  
罪狀數條密以聞詔使劾之當奪一官特除名貶連州  
文學吉州之萬安抵虔江有贛石舟行其中湍險萬狀



鉉過感而賦之以自況大中祥符五年會赦移岳州又移舒州俄授本州團練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鉉文詞敏麗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書亦薛映所倚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傭夫荷擔以自隨有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為百卷目曰文粹卒後子嗣復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授嗣復永城主簿幼子稱俊穎美秀頗善屬辭裁十歲卒鉉紀其事為聰悟錄人多傳之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曾祖逢唐左衛兵曹參軍  
祖稠梁商州刺史辟地入蜀會王建僭據稠預佐命功  
臣左衛將軍建中幼好學十四丁外艱會蜀平侍母居  
洛陽聚學以自給攜文遊京師為王祐所延譽館於石  
熙載之第熙載厚待之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  
大理評事知岳州錄事參軍轉運使李惟清薦其能再  
遷著作佐郎監潭州茶場改殿中丞歷通判道郢二州  
柴成務領漕運再表稱薦轉太常博士時言事者多以

權利進建中表陳時政利害序王霸之畧太宗嘉賞因  
引對便殿賜以緋魚會考課京朝官建中舊坐公累罰  
金漏其事坐降授殿中丞監在京權易務蘓易簡方被  
恩顧多得對嘗言蜀中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  
命直昭文館建中父名昭文懇辭改集賢院數月出為  
兩浙轉運副使再遷主客員外郎歷通判河南府知曹  
解頰癸四州景德中以久次進金部員外郎建中性簡  
靜風神雅秀恬於榮利前後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

尤愛洛中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吟詠每遊山水  
多留題自稱巖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建中  
善修養之術會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預焉又判太府寺  
大中祥符五年冬命使泗州奉御製汴水發願文就致  
設醮使還得疾明年卒年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尤  
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以為  
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  
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子周道周士

並進士及第周士厯侍御史江東陝西轉運三司鹽鐵判官賜金紫終工部郎中周民太子中舍

洪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曾祖勲南唐崇文館直學士祖壽桐城令父慶元獻書李煜授奉禮郎補新喻令歸宋至寃句令湛幼好學五歲能為詩未冠錄所著十卷為韶年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已落復試擢寘高等解褐歸德軍節度推官召還授右拾遺直史館端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歸宋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

言王世則宋沆伏閣請立許王元僖為儲貳詞意狂率  
太宗怒時沆坐呂蒙正親黨已出為宜州團練副使上  
因語近臣曰儲副邦國之本朕豈不知但近臣澆薄若  
立太子即東宮僚屬皆須稱臣官職聯次與上臺無異  
人情深所不安此事朕自有時爾湛坐削職出知容州  
黃裳知邕州拯知端州沆知靖州世則知蒙州容之成  
卒謀竊發者湛偵知亟斬之再遷比部員外郎知郴舒  
二州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是秋命與

閣門祇候韓紹輝使荆湖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衆還  
判三司都磨勘司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  
居注時議城綏州邊臣互言利害遣湛與閣門祇候程  
順奇同往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詔營葺  
終以勞人罷之湛美風儀俊辨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  
邊要真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賞詩不移  
晷以獻深被褒賞五年春有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尉  
任懿納賄登第事下御史臺鞠得懿款云咸平二年補

太學生寓僧仁雅舍因仁雅求院之主僧惠泰為道地  
署紙許銀七錠仁雅惠泰隱其二易為五錠惠泰素識  
王欽若已在貢院乃因館客甯文德僕夫徐興納置紙  
於欽若妻李李密召家僕祁睿書懿名於左臂并口傳  
許賂之數入省告欽若及懿過五揭睿復持湯飲至省  
欽若遣睿語李令取其銀懿未即與既而懿預奏名授  
官未行丁內艱還鄉里仁雅馳書索銀形於詛罵德方  
者賣卜縣市獲其書以告中丞趙昌言具其事奏白請



逮欽若屬吏先是欽若為亳州判官睿其廳幹及代歸以睿從行而未除州之役籍及貢舉事畢會州人張續還鄉行服託為睿去籍名至是欽若訴云睿休役之後始傭於家而惠泰未嘗及門欽若方被寵顧乃詔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并驛召知曹州邊肅知許州毋賓古就太常寺別鞠懿易款云有妻兄張駕舉進士識湛懿亦與駕同造湛門嘗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饋之懿之輸銀也但憑二僧達一主司實不

知誰何迺以為湛納其銀湛適使陝西中途召還時張  
駕已死甯文德徐興悉遁去欽若近參機務門下僕使  
多新募至不識惠泰故無與左證又固執知舉時未有  
祁睿遂以湛受銀法當死特詔削籍流儋州懿杖脊配  
隸忠靖軍惠泰坐受簡札及隱銀未入己以年七十餘  
當贖銅八斤特杖一百黥面配商州坑冶仁雅杖脊配  
隸郢州牢城而不窮用銀之端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  
拜樞密副使以湛代領其事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

場畢及官收湛贓家實無物湛素與梁顥善或假顥白金器乃取以輸官六年會赦移惠州至化州調馬驛卒年四十一湛時一子偕行甚幼州以聞特詔賜錢二萬官為護喪還揚州因詔命官配流嶺外而沒者悉給緡錢聽其歸葬如親屬幼穉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集十卷子鼎大中祥符四年進士至度支員外郎直史館鹽鐵判官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貶死嶺

外其子琛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果署  
連州從事謝病終於家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  
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業振曰百  
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洵美大奇之十二丁外艱母氏  
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雖隆冬盛暑未始有懈淳化中舉  
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因試  
卮言日出賦觀其學術時就試者凡數百人咸矐眙忘  
其所出雖當時馳聲場屋者亦有難色振寒素遊京師

人罕知者所作賦尤為典贍太宗甚嘉之擢賓甲科釋  
褐大理寺評事通判邠州徙徐州召還直史館復遣之  
任遷太子中允知濱州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  
衆謂振文吏無戰禦方畧環聚而泣振乃親加撫諭且  
以敵盛不可與爭鋒宜堅壁自守數日契丹引去轉運  
使劉綜稱其能詔書褒美嘗作祭戰馬文曰咸平中契  
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畧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  
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

為事受命惟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有剽溜  
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河南  
岸而還晝夜急騎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  
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房駟之精降為驪駢飲泉  
呀風流沙激霆虎脊孤聳龍媒驚獐丹髦曉霞的潁秋  
星第方著幹宜乘旋膺嶢臚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  
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堅筋舒脈張獸惡恐噬虬獐欲  
驪噴沙散沫千里飛雪圍人負紉武士索鐵前遮後突

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然伏撾而受綬牧官劬劬歲  
入券書蹄躐累累通乎鬼區名駒大駟銜尾入塞勞其  
酋長飾以駟僮蜀錦吳繒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也重幣  
入於彼也輕於是格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  
弄影星河或踉而嚙或齧而吮原蠶申禁駟駿何多帝  
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於內殿養之於外阜飲以玉池  
秣之瑶草窮冬邊塵入我河濬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  
仗下之名馬屬閭外之武臣琕弓電燭禁旅星陳授以

長策帥以全軍壯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  
嘯喏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冰霜淒淒介冑而馳不飲  
不秣載渴載飢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反  
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反齊戒力而何誤生芻致祭  
幣帷成禮瘞爾崇岡全爾敝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  
呼又以西兵未弭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  
知鄧州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催欠憑由司景德中使  
福建巡撫俄判鼓司登聞院會修兩朝國史以振為編



修官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輅錄以獻改太常博士  
左司諫擢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為名輩所稱  
尤長詩詠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  
精厲從事醺毫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直行在專典綸  
翰牋奏填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贍七年同修起居注  
張復崔遵度以書事誤失降秩擇振與夏竦代之嗜酒  
得疾其冬卒年五十八錄其子綸為太常寺奉禮郎振  
純厚無城府恂恂如也時人惜其登用之晚有集二十

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後徙淄州之淄川純介好學始七歲受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州主簿換臨汾饋芻糧三抵綏州涉無定河沙與水混流無定跡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勤狀召歸對便坐因

獻文自薦時新建祕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  
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  
順之亂賊遣其黨張餘來攻遵度領甲士百餘背城而  
戰賊踰堞以入遵度投江中賴州兵援之得免坐失城  
池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初復為太子中允景德初內  
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索所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太  
常丞直史館會修兩朝國史與路振並為編修官大中  
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祀汾陰是歲真

宗以兩省官絕少故因覃慶選補之命為左司諫遵度  
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於勢利泊如也掌右  
史十餘歲立墀上常退匿楹間慮上之見善鼓琴得其  
深趣所僦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  
上彈琴獨酌脩然自適當著琴箋云世之言琴者必曰  
長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閏  
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貺以樂器配諸節候而  
謂琴為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

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况琴瑟之弦乎是知  
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  
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  
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  
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既  
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  
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  
然者也既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

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  
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  
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  
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弦攷之然後聞斯假物  
者也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  
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  
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  
於六焉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

以一弦泛桐當其節則清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為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又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減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為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鐘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為一在律為黃在音為宮在木為根在四體為心衆徽由之而生雖曰

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著之德圓  
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節經也絃五其音緯  
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  
為君愚謂琴以中徽為君盡矣夫徽十三者蓋盡昭昭  
可聞者也苟盡絃而考之乃總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  
也丈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是則  
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之外以至於萬物  
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之外以至於無為樂本



於琴琴本於中徽中徽之外以至於無聲是知作易者  
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聲也往者藏音而未  
談來者專聲而忘理琴箏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闕也  
請俟君子世稱其知言七年東郊建壇恭謝壇上設正  
坐奉天地配坐奉二聖遵度時與張復同典記注書昊  
天為天皇又增聖祖配位坐謬誤降為右正言復亦責  
為工部郎中踰歲並復其秩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  
府詔宰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之士咸曰遵度力學有

士行時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並為王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又賚襲衣犀帶緡錢上作七言詩寵之因謂左右曰翊善記室皆府屬也故王皆受拜今賓友之禮當令答拜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王讀孝經徹章復以御詩賜之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昇邸進封改禮部郎中充諮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寺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四年八月卒

年六十七其子拜官者二人仁宗即位特詔贈工部侍郎又授其二孫官有集二十卷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祖守危興道令父夏虞部員外郎越少好學尤精歷代史善屬文辭氣俊拔咸平中詔舉賢良刑部侍郎郭鶚薦之策入第四等解褐將作監丞通判舒州徙知端州又徙袁州未幾召還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掌鼓司登聞院預修冊府元龜與陳從易劉筠尤為勤職真宗以其奉薄並命月增錢五千車駕

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為工自是兩府牋奏多命草之  
勲貴家以銘誌為請者甚衆遷太常丞羣牧判官祀汾  
陰擢為左正言越耿聚任氣喜箴切朋友放曠盃酒間  
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過差每食必先引數升罕  
有醒日亦用是邁疾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四十無子母  
老人皆傷之越兄咸嘗舉進士未第楊億杜鎬陳彭年  
列奏為言真宗憫之及冊府元龜奏御特賜咸同三傳  
出身故事中書章奏皆舍人為之東封後朝廷多慶禮

舍人或以他務所嬰乃擇館閣官得盛度路振劉筠夏  
竦宋綬洎越分撰表奏宰相嘗以名聞其後皆相次掌  
外制唯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考證

徐鉉傳揚州廣陵人。

臣人龍

按南唐書鉉世為會稽

人父延休為吳江都少尹遂家廣陵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一

文苑四

穆修

石延年

附劉潛

蕭貫

蘇舜欽

尹源

黃亢

黃鑑

楊蟠

顏太初

郭忠恕

穆修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修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負才與衆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中道亡至京師叩登聞鼓訴冤不報居貶所歲餘遇赦得釋迎母居京師間出遊勾以給養久之補潁州文學參軍徙蔡州明道中卒修性剛介好論斥時病詆誚權貴人欲與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

修為壽且求載名於記修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  
終不受且曰吾寧餬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  
宰相欲識修且將用為學官修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櫬  
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用浮屠為佛事自五代文敝國  
初柳開始為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  
者靡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  
之游修雖窮死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  
慶歷中祖無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誌等數十首集為

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南走家於宋城延年為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畧為文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累舉進士不中真宗錄三舉進士以為三班奉職延年恥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後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有治名用薦者通判乾寧軍徙永靜軍為大理評事館閣校勘歷光祿大理寺丞上書

章獻太后請還政天子太后崩范諷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後諷敗延年坐與諷善落職通判海州久之為祕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為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命往河東籍鄉兵凡得十數萬時邊將遂欲以扞賊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既不暇教宜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哨

廝囉及回鶻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延年喜劇飲嘗與  
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  
以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  
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  
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撓以世務然與人論天  
下事是非無不當初與天章閣待制吳遵路同使河東  
及卒遵路言於朝廷特官其一子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為古文以

進士起家為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  
方與曼卿飲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絕其妻復  
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同時  
以文學稱京東者齊州歷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得同  
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臯集二十卷

蕭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舉進士  
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安宿二州遷太子中允直史館  
仁宗即位進太常丞同判禮院歷吏部南曹開封府推

官三司鹽鐵判官為京東轉運使時提舉捉賊劉舜卿  
善捕盜號劉鐵彈恃功為不法前後畏其凶悍莫敢治  
貫至發之廢為民徙江東改知洪州累遷尚書刑部員  
外郎坐前使江東不察所部吏受賕降知饒州有撫州  
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  
而給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於官齊斷髮誓出杜氏久  
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  
梓置廡下出偽券曰若傭婢也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



周訴於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  
使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  
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為治之更赦猶編管齊濠州  
遷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會營建獻懿二皇太  
后陵未及試而卒貫臨事敢為不苟合於時初感疾夢  
綠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  
唐李賀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嘗為

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當天聖中學者為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修好為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寃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

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為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

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  
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  
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為祐浹日之  
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  
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  
下富庶帑府流行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  
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  
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

內耗下勞何以為國況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  
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為  
陛下計莫若求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  
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  
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  
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  
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  
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

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又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敘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

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覩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

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政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而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



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  
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  
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疎隔之至也蓋  
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  
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  
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  
危軫念於茲可為驚惶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  
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尋舉進士改

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  
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  
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  
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  
大變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  
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耶且妖祥之  
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  
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

廟堂之上有非才苟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  
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  
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  
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  
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  
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  
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  
濡惠澤以長此軀目覩心思驚惶流汗欲盡吐肝膽以

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前  
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  
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震暴  
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為陛下言者唯天丁寧  
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  
踊躍欣忭旬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  
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  
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

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為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紀綱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旣昃方罷猶

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  
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  
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  
匱竭民鮮蓋藏誅歛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  
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  
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  
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  
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

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  
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  
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為上相此乃非  
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  
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  
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詆諧自任  
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噓今處之  
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

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為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



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

少留意焉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為集賢校理監進奏院  
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  
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  
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  
公錢召妓樂閒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  
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  
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

方者十餘人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  
網盡矣舜欽既放廢寓於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世居  
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欽報書曰蒙開責以兄  
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  
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  
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  
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  
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讐

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往鉤踐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況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宣布上下使

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  
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  
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閔亦  
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  
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  
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  
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  
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

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  
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  
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  
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為  
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  
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  
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

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以為安所義何其忍耶詩  
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  
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  
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  
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  
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長史卒舜  
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  
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

落筆爭為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兄  
舜元字子翁為人精悍任氣節為歌詩亦豪健尤善草  
書舜欽不能及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漸少博學彊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  
論明辨果於有為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初以  
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殿直舉進士為奉禮郎累遷太  
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新鄭三縣通判涇州時知滄州  
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為主將部卒

有罪不伏笞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為過以此謫渙臣恐  
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也渙遂獲免嘗作唐說  
及敘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  
彊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  
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  
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  
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  
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



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  
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  
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  
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  
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  
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  
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  
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

請盟於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伐唐有國諸侯  
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  
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彊相均地相屬其  
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  
霸於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  
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  
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  
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

才不至焉爾其亾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  
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  
至治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茲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  
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  
其下或不辨其姦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  
夫君一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  
之大聖在上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  
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

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姦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有失道乎於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

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亾此繫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亾  
非君之為臣之為也其敎兵曰唐杜牧當會昌中河朔  
用兵嘗為文數篇上論歷代軍事利害繼以本朝制兵  
用將之得失下參以當時事機牧儒者位不顯其術未  
嘗試然識者謂牧知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  
大要究極當世之務不專徇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為  
功此其善也今兵之利銳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  
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

西青冀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為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彊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於京師雖濱塞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謂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夫外所習尚皆疆場戰鬪勞苦之事死

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冑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軍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者也可為而不為也然則為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

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內兵為聲勢重邊將之任  
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  
亡後害也餘文多不錄趙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涇  
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  
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  
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  
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悅  
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黃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隕於懷掬而吞之  
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  
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尤激賞時王隨  
知杭州奏禁西湖為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以奉士人  
爭傳之亢為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  
嗜學彊記為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為十二卷號東  
溪集

黃鑑字唐卿與亢同鄉里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陽

監判官為國子監直講同郡楊億尤善其文詞延置門下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博士為國史院編修官嘗詔館閣官後苑賞花而鑑特預召國史成擢直集賢院以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為密和二州推官歐陽修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居多平生為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顏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學

有雋才慷慨好義喜為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亳州衛  
真令黎德潤為吏誣搆死獄中太初以詩發其寃覽者  
壯之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是時有醫  
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拜扁鵲曰不敢亾師  
也帝為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許希詩指聖  
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蔡齊齊為言於上遂  
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豪放  
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

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後為莒縣尉因事忤轉運使投劾去久之補閬中主簿時范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齊與道輔薦太初上其嘗所為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為此嘲譏之詞遂報改臨晉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恚死守憾之摭搆其子以罪發狂亦死父子寓骨僧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為直寃太初因事至同州葬武父子蘇舜欽表其事於墓左後移應天府戶曹參軍南京國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洙南子所居在

鳧繹兩山之間號鳧繹處士有集十卷淳曜聯英二十  
卷子復嘉祐中本郡敦遣至京師召試舍人院為奉議  
郎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  
及第尤工篆籀弱冠漢湘陰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辭去  
周廣順中召為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改周易博士  
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於朝堂御史彈奏  
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坐貶為乾州司戶參軍乘醉

毆從事范滂擅離貶所削籍配隸靈武其後流落不復  
求仕進多游岐雍京洛間縱酒跣弛逢人無貴賤輒呼  
苗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或踰月不食盛夏暴  
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冰而浴其旁凌澌稍釋人  
皆異之尤善畫所圖屋室重複之狀頗極精妙多游王  
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醢預張紈素倚於壁乘興即畫之  
苟意不欲而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為寶太宗即  
位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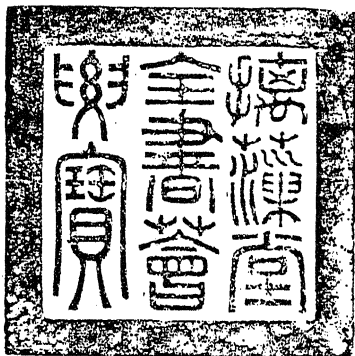
館於太學令刊定歷代字書忠恕性無檢局放縱敗度  
上憐其才每優容之益使酒肆言謗譴時擅鬻官物取  
其直詔減死決杖流登州時太平興國二年已行至齊  
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培地為穴度可容其  
面俯窺焉而卒槨葬於道側後累月故人取其屍將改  
葬之其體甚輕空空然若蟬蛻焉所定古今尚書并釋  
文竝行於世

宋史卷四百四十二



謹案卷四百四十二第十七頁後三行而田承嗣  
守魏刊本承訛乘據唐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膳錄舉人臣羅步雲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